

梓溪文鈔外集卷之四

明太史氏進賢舒

芬國裳甫著

喬孫

舒琛伯獻甫輯

舒璉季琰甫錄

後學豫章添

彬中父甫編

西甌趙秉忠性植甫校

臨川吳樞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序二十九首

重刻貞觀政要序

我朝令 經筵講讀 東宮講學經史之外

引其彙萃而易知簡明而易見有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二書焉衍義論兼經史

太祖固已書於 殿廡朝夕省覽而政要則惟

編校手閱而不持以進講者何耶比至

孝宗命重刊之於戲大宗之所以致治者盡在
是矣方玄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居多宜復世願治者有所取也然競有不足
之意存焉其開卷載魏徵封倫之言著太宗
之行仁義夫仁義徒欲行於人不知擴充以
反求諸已謂能致成康之治吾未之信也大
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又曰有諸已而後求
諸人則帝王之治本於身焉太宗有湯武之
質也其一時丞弼之臣如王魏房杜可謂相
遇矣卒未有啟以仁義問學者何耶故史稱
其致治之美予以爲令行禁止而已初不可

成成康之化也是以我

太祖書衍義而不書政要意亦微矣夫衍義明體之書也此書首事以太宗能從諫耳然魏徵直諫田舍翁卒不能忘則此書以示唐子孫可也後世豈可以盡信哉今日經筵有輔導之任者崇聖學以隆文明之治固自有道非唐臣不學之比矣若此書者亦可以盡疑而不用哉

重刊韓文考異序

道有顯晦文亦有顯晦哉言不文不傳道非文不載然則言不載道亦無所謂顯晦也道有夫子而六經之文顯則道之顯晦又不係於世而存乎其人言果載道也得其人其文豈不顯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是則六經之文至周而備得夫子而益顯也明矣韓文若原性原道原人實錄五箴送文暢諸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不幾於道而可以左右六經哉然

在當時亦不甚顯李漢謂時人笑且排可知
矣宋興歐陽子如推尊之以配孟氏而其文
顯矣是後板刻徧于四方歲久磨剝恣意增
損之者至失其句簡如杭蜀徽蘇諸刻者不
少晚得大儒朱先生彙萃諸本而考訂之簡
之鎔者定句之漲者抉僞者剔字之上下偏
傍脫略謬誤者釐正精切詳盡若面昌黎而
受筆焉其諸正誤音釋諸本亦存之以備省
覽名之曰韓文考異自是韓之文如五星行

天應時順軌而飛流彗孛豈得以爲異於其
間哉夫韓子之文雖不敢以並六經也而晦
菴所傳則夫子之道焉故其觀書析理無毫
釐之差解經疏傳莫不以已之心會聖賢之
心于千百載之上無少異者豈獨考韓文之
異哉宜韓文得之而益顯也內閣舊刻是本
今百餘年慮復損壞元老三先生議重刻之
又斯文之一顯也刻成卷帙皆仍舊命芬序
其事芬固幸列名大儒之后不敢辭

三山紀會錄序

古仁人立言之遠曠百世而不受知者屈子之離騷是也離騷自淮南而下說者數十家奚爲而不知邪屈子者知道者也離騷者訣絕而思傳道者也說者謂怨誹憂憤類以楚聲湘纍悲哀之辭視之豈知離騷者耶夫傳道之言在今日豈信於子思孟子邪屈子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與子思所論費隱同邪異邪又曰一氣孔神兮

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與孟子所論夜氣同邪異邪且孟子而下士孰知王霸之辨者屈子乃言曰管三后之純粹兮使非真知乎道安能知王道之純粹邪又曰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不差於乎嚴敬不忽大中不差此兼內外該本末之言也非三后之所爲純粹者邪蓋存社稷哀民艱躋王道等伊呂屈子之心也而不得遂焉亦樂天而安夫命矣雖離騷見志亦豈必其道傳於來

世邪或者見其有邑鬱大息流涕之字則謂其憤怨見其有麾蛟駕龍發東津至西極之辭則謂其嫉世逃虛是豈知屈子未嘗不豫之誠邪歲正德己卯予以言事調司番船偶九日登烏石高處長嘯孤咏若將騁宇宙之寥廓也同年平嵩知之携酒至俄而東岡越坡浴陽皆携酒至且眺且詠若將觴我樂我也竟此日十日再至四君則又各爲詩數首屬予和且屬通錄所聯句爲一卷以紀清遊

予以斯遊于四君信樂矣若芬者方處孤遠慮患之地人豈以爲樂邪管者屈子之樂人以爲憂并與其道廢之矣非四君孰知予嘯咏之樂邪雖然道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樂位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憂一遊奚待哉詩錄去愬覽者視之騷也因敘屈子之仁先之謝四君能知己也

武夷志序

閩自東漢始爲冠帶吏治之地則其中名山

固不得與嶽鎮齒矣然今稱武夷山者不啻
嶽鎮豈直以其峯巒之奇三十有六而溪流
于中者有九曲特殊異哉夫河發于火敦出
于崑崙亦九曲而入于中國則冀雍上游實
古聖帝哲王之所萃泰山鎮于東表則魯克
周禮齊肇霸業與夫孔孟顏曾之生實于其
地所貴乎山川之勝者謂不在于是哉武夷
始爲夷之巢穴中焉閉關遊方之人托以隱
處山之出雲氣雨下土以生百物者功旣不

溥溪流清淺亦不足以生蛟龍况其所盤礴
者僅若泰山之梁甫哉而所見稱于時者以
有文公之書院耳然則地靈則人固傑也人
傑則地益勝也譬之子雲之亭諸葛之廬至
今巋然而獨立曷嘗以山水哉是武夷之稱
有得於書院也審矣雖然子雲之有玄得於
亭之清靜也諸葛之有王佐才得於廬之寧
靜也晦翁繼體道統雖天之所授然觀夫隱
求行視棹歌諸作則舍瑟風雩之韻寄寓乎

武夷之幽勝者亦豈淺淺也哉正德歲己卯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周君文儀既公移建寧
知府張君公瑞廓新書院置祀田擇晦翁之
裔以主之而兵備按察僉事蕭君必克復患
舊志荒誕移文公瑞屬鄉大夫之博雅者楊
君恒叔乾改脩之其峯巒幽勝贊哲題咏有
未備者又命崇安教諭王鉉圖緝之編成二
守姜君夢賓將刻于木以書屬予序予以是
編也蕭君固非爲武夷山水設也

奕世清風錄序

監察御史常熟陳君原習以其封君復清先
生及其祖清隱先生寔有陰德重於鄉評播
於天下士大夫之口衆慶贊述積之成帙知
府林君小泉題曰奕世清風錄茲謀於其弟
國史檢討原大將刻之屬芬爲之序芬以二
翁之德足以致譽要必有其實也小泉公暇
訪府屬人物隱逸不遺豈徒以澄清天下望
之御史哉序曰清天德也人能是德其學而

至於聖者邪幽足以交神明明足以廉頑立
懦夫豈易能者邪唐虞之時聖賢並生亦惟
伯夷能具是德故舜命之以作秩宗非以其
足以交神明邪是後千餘年所亦惟孤竹氏
之子公信特據是德不受織介物欲之汙至
挈其國讓之而餓死不怨故後世亦以伯夷
目之而孟子稱爲聖之清曰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非以其廉頑立懦邪雖然此可學
而至者也可謂伯夷之後世無其人邪夫天

德之清者一也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孔子
之呼曾參曰一以貫之周之語學聖曰一爲
要又發舜禹孔曾之蘊曰一者無欲也蓋學
能無欲以致一則所謂克己復禮天德在我
矣以道則直以行則危伯夷之得以清德稱
者要不外乎此也世之隱逸自好者疑未可
以語此然能制其情欲之感無求於世不溺
於俗則雖非問學真得蓋亦資質之近道者
不可以語清之次邪

成仁遺稿序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夷狄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

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卽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旣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

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
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
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
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
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聖仕元之
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
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
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
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

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
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
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
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
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
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
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至之燕
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
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

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
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廟志序

今之爲政者莫急於興頽俗欲興頽俗在於
正人心欲正人心在於勸名節欲勸名節在
於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人
心正而頽俗興矣嗚呼風俗頽敗豈有如今
日者哉予同年餘于令馬君宗孔以縣有康
山忠臣廟年久迹湮四方弗聞乃圖康山形

勝錄建廟顛末列三十六臣本傳附本懸忠
臣孝子節婦及往來者吊古感懷之作以爲
志將刊行之請予序予按三十六臣爲韓成
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昶昌文貴李志高
張雄徐公輔劉義陳弼丁普郎程國勝王咬
住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遠德山汪清朱鼎
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冲汪澤丁宇袁華鄭
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皆
聖祖自將以征陳友諒戰死鄱湖者先是巡按

唐君虞佐亦錄是并豫章城忠臣廟所祀被
友諒攻圍死守者趙德勝劉齊牛海龍李繼
先趙國旺許珪朱潛張子明趙天麟徐明張
德山夏茂成葉琛萬思誠十四臣本傳忠節
祠所祀死宸濠難者孫燧許達馬思聰黃宏
四臣事爲羣忠錄俾南昌府刊行之夫御史
錄一省事知縣錄一縣事要皆以正人心
興頹俗也夫但

聖祖方雲雷邁屯天命未屆乃有十四臣三十
六臣死戰死守以滅勁敵以定大業

先帝以八葉天子而社稷有變得死忠者乃惟
四臣且馬主事黃叅議猶奄奄非壯烈者何
哉嗚呼咎

文帝靖難之名雖正然革除君臣之義自不能
忘其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練子
寧黃觀陳迪王叔英鐵鉉鄒公瑾魏公晃胡
閔郭任盧廻侯泰暴昭陳繼之張統景清卓
敬毛泰董鏞曾鳳韶高翔宋徵巨敬山茅大

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鄭恕陳彥回姚善周是
修顏瓌高巍廖鏞葉惠周璿謝昇高不危盧
原質戴德燹張昺葛誠盧振龔太王省四十
七人當時議臣楊已遂私奸真黨孤死忠義
之意消沮略盡蓋亦深負

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於宸濠之變則
合城勸進而人懷二心激烈死忠僅見孫許
然則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芬銜恤草
土不暇論天下事昨承

新主恩命復職史官而馬君適有是請不覺感
慨抉發幽潛然詞不敢不嚴而錄不敢不備
嗚呼此論明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

何椒丘文集序

椒丘文集凡三十四卷爲策府者三卷爲史
論者五卷爲奏議者三卷爲序記銘碑詩賦
書簡題跋者二十三卷故刑部尚書廣昌何
文肅公之遺稿南京吏部侍郎圭峯羅先生
之所校正於兵火之餘而僅存者嘉靖元年

壬午廣昌令余君宗器以邑有是集而不傳
非所以著人文志化成也因訪于公之子承
鳳合公之謚議傳贊銘碑又爲一卷共三十
五卷刻之刻完緘來請序夫易賁之辭曰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人文亦難矣故於
觀之辭曰中正以觀天下然則欲觀我生無
咎固當以人文而人文必貴於中正也余君
是舉豈徒欲傳公之文哉夫公之文足以羽
翼聖經者具在周禮集註而贊襄

孝廟欽恤好生之德以成從欲之治者則問刑
條例一書公之論建居多是可謂中正者矣
若是集者雖公之餘事然觀策府之彙括必
要歸於聖賢之途視王欽若之所述蓋簡而
盡矣史論舉宋元四百年間之事而是非褒
貶之則扶植世教可與歐陽修五代史相頡
頏也及考元順帝爲宋瀛國之子而著天報
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與龍川
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典

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之所爲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亦可以無咎矣芬生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可以序公之文哉重違余公之請亦書此以志刻集歲月耳

丁丑同年會錄增註序

同榜士謂之同年同年有會莫知所自始會而序齒遂錄而刻之則自吾丁丑始也歲在甲申楊君惟賢以御史巡東城得故刻洗剔

因以諸同年之生死隱顯屈伸增注之使人一展閱間勃焉動其休戚相關之心而道德之相期事功之相觀有不待言而喻者然則惟賢是舉豈獨以敦同年之情哉夫會之義大矣管禹會諸侯於塗山武王會諸侯於盟津皆以定天下也故周公制時會之禮以發四方之禁焉逮夷王廢覲而五禮亡則春秋諸侯擅相盟會者仲尼猶譏之也爲進士而遽爲會何邪我國家經世以進士爲重內

之爲館閣爲部寺外之爲方岳爲守令胥此
焉出則猶夫周之孤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
而世道治忽賴焉者也故始仕而爲會豈獨
以敦同年之情哉蓋欲道德之相期事功之
相觀休戚之相關而心亦無不同也芬嘗以
爲杯酒談笑固有賢於束牲載書者若是會
也雖齊衛胥命莫之能過然則春秋復作亦
豈得而譏之哉夫會之時亦難矣三百五十
人今茲七年尚可以復會邪物故者三寸有

二人致仕者十有一人罪謫而流落者若芬
與仲房景孚則蒙恩賜環而行伍之編荒裔
之竄者尚十有五人也矧在職者亦內外出
入之不齊邪雖然物故者命也若李崇德林
質夫李德卿裴伯修仵忠甫臧賢微楊東川
之死於諫則雖死猶生也致仕者義也若顏
惟喬王稗欽以直道而被幽黜王服周以奇
功而遭構陷王敷英以叫閹而干天威儲
麗中未及引年而脩然遠舉蓋有淵明若水

之風者則雖隱猶顯也罪謫而流落者固自
詒伊戚若曹仲禮史克弘閻尚友劉振廷季
明德陳良會林汝桓鄧士魯胡承之陳君輔
黃君俊母惟一輩雖言與世違則 聖慈矜
宥行且知其悔悟而召用矣惟夫在職者似
可復會也然同朝百餘人且不得常常而見
之矧在外者邪芬觀是錄之增註而深有所
感創第不知嗣是十年而復增註之者誰邪
與其死生隱顯屈伸之判又當何如也杯酒

談笑使三百人會于一旦斷斷乎不可復矣
惟由是錄也所謂道德之相期事功之相勸
休戚之相關者其隨所遇而以意會也哉

刻吉水縣志序

編纂採述輯爲文難矣尚書春秋之簡帙得
聖人編採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
克之少有文名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
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政
成乃編採縣中事爲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

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

上卽位因召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而器除得留意文字乃由向之志草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之請序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序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

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推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溝洫食貨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其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兩漢論兩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

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爲縣將立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於先生先生作志又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係一言于此亦豈偶然哉

順昌縣志序

志亦史也曰府縣志者別國史也或曰志者史之一非也志天文分野卽天文志也志祥異卽五行志也志疆域山川城池橋梁卽地

理志也志土田貢賦卽溝洫志也志列宦人物列女之類卽列傳志也志詞章卽藝文志也志選舉卽選舉志也而其大者志風俗之淳澆志戶口之增耗則君德世道之所關非本紀世家之流邪故作志者非有見於道而備作史之才未見志之善也曰前輩言經載道史載事雖作史於道何取邪曰道者事之本事者道之充未有不本於道而能善其事者故事卽道也史亦經也易詩書禮樂五帝

三王之史也春秋五霸之史也其事異則其
文異而載道則無異也故志之作亦大矣苟
有大其事而進之者則以平皇上之聰明睿知觀天文祥異有不起敬畏者
乎觀山川城池有不思保守者乎觀風俗戶
口有不念治教者乎觀列宦人物有不務親
賢者乎觀詞章藝文有不感九歌之勸皇極
之敷言者乎故曰作志者非有見於道而備
作史之才未見志之善也正德歲庚辰予奔
先君喪過順昌其令馬侯進之甫來叩俄而
谿漲不得去侯復來慰因坐語曰予以政暇
得作志願一言序之然今日未敢以請明年
五月果以典史杜君洪爲予鄉使檄志來予
惟侯學純正而其材器固非百里治效所可
窺測是志乃其餘事然文理密察而略無所
苟非予所謂有見乎道者邪

守拙詩序

拙之義有二有出於性者詩傳言鳩拙不能

爲巢是也有出於習者書言作僞心勞日拙是也出於性者近木木近仁苟知從事於學則所謂無他技其心休休焉是也出於習者近詐詐近賊苟徇欲而不知從事于學則所謂爲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是也不真拙耶老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愚卽拙也莊子曰大巧若拙亦老子守拙之意也皆非也夫人心之靈莫不有覺善善惡惡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惡有巧而示之拙而人

莫覺哉惟兵家者流言攻而示之守守而示之攻弱而示之強強而示之弱此太史公所以斷然以孫商權謀刑名之學出於老子也若夫吾道則不然不逆詐不億不信柳亦先覺烏有巧拙之亂哉雖然拙者務仁巧者務詐則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終亦掩襲之而已矣四川按察僉事潘君希古以其伯付潤先生號守拙積有發守拙之義者詩文成帙乃請予序予知先生必非學老子者必山林

林溪外集 卷之四
田野之士醜夫世之習於詐者必性有是而
恐汨而喪之者必非習巧而示之拙者蓋驗
之諸潘之仕者皆務實也嗚呼拙固義農以
上太樸之影響也今太朴之影響猶見萬一
者其惟之山林田野之士哉

浩齋序

茗雪間有隱德翁姓陸氏字一翔所存剛大
而行已有恥所學務實體之而章句不事所
好則于義且以孟子論養氣惟在集義遂號

浩齋以見志其子元靜予同年也以告予因
以名筆發浩齋之趣者彙集之屬芥序芥聞
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或曰氣體之充也眇焉四體雖
浩然者存亦烏能塞天地配道義耶及觀中
庸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又曰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
人而後行曰孟子之言其有本耶且聞孔子

之告顏淵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非此意耶蓋顏淵亞聖也孔子就理欲之幾以著明德性之廣大足矣子思之時聖言既湮苟不推性命之原極其用於精粗一貫之地則語大者荒唐語小者支離亦孰知德性之當尊而學問之道無他哉孟子之時既後子思公孫之徒又下顏淵萬萬者故雖聞性善之論終莫悟夫仁義禮智為性之理也夫理無不善而氣之所乘有不然者是以孟子又

自氣之正者發明之尊之曰浩然釋之曰剛大曰塞天地曰配道義豈非天下歸仁之旨發育峻極優優禮儀之緒論哉乃知聖賢教人惟欲自得左右逢原非真自得者不能言也故曰率性其精也曰養勇其粗也曰義氣精粗之間也精而又精克已復禮為仁也其致道一也若夫傲猛以行恃才而肆志者則所謂客氣也所謂剛惡也似浩然之氣而非者也烏足以語道

虛齋序

予讀正蒙至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疑張子語性與天道有未至也至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又云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然後知斯言析理之精可使老莊似是之非自退聽於夷狄矣管者楊墨學仁義其流至無君父孟軻患之惟推明仁義於世故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雖不與之辨而楊墨之害自息也易語性與天道而王弼何晏祖之立爲清虛之論其言曰虛能生氣又曰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其與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佛氏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何異哉是猶楊墨學仁義而差也宜老佛乘之以貽六代之禍橫渠患其禍之未已也乃推明太虛以爲氣之本體性之淵源將使天下之人體虛空爲性本天道爲用則至誠功業皆由是出詞不費而道明

此非孟軻詎楊墨之術哉蒲板劉大器先生以虛名齋其嗣子體道予同年進士也請予敘虛之所以予以世之人監晉梁之禍諱言虛久矣是焉知太虛者天由之名陰陽由之生萬物由之成其在人也心由之靈倫由之明百酬由之當哉先生惟有見於毫釐千里之謬則體橫渠之所謂虛者可也談王何之所謂虛者不可也體道曰辨哉請書之爲序

竹所序

竹之文反乎草而猶類乎木其植物之尤異者耶淇澳以咏德斯干以方周家國勢之盛其以是邪曰非也截黃鍾之管以宣暢天下之和心五帝三王之治益光矣詩人歌咏寧足以盡其神耶曰非也仲尼賢於堯舜蓋不以有天下之功掩乎萬世之功也六經刪述易則爻象自伏羲氏矣書則典謨自陶唐氏矣禮樂則制度聲容自有虞氏矣詩則雅頌自殷商氏矣春秋則盟會征伐自魯隱公矣

上下蓋三千年而仲尼刪述有足徵者孰傳之耶曰槁竹也噫杞宋不足徵則夏商之禮雖仲尼不得駕說也然則竹其賢於杞宋之君臣耶世之好事者於竹或稱君以尊之或稱友以親之或稱龍以神之固非真知竹之所以然人心之天亦可見其不泯也豐城李君某 爲故太宰古淡先生之孫今思州太守先生之子識遠而論實行方而心直蚤事經藝而不獲用世懼先太宰詩書之澤遽斬

也因列徑種竹命曰竹所乃婿魏生良貴爲請於予曰竹之清風勁節夫人能言之吾舅將求所異聳以慰夙志也予因推竹之功以明竹所之志竹所其果以爲異聳乎哉

慎齋序

進賢之名以賢豈縣之人盡賢哉惟縣耳土多黃壤爭沃關中可耕其浸滄東北流滌洄達宮亭其南陸走商惟販夫可居其利惟鄔子多水陸產麥麻瓜茶楂梨李杜菰蒲魚

鼈家可給其隰衍北山梓溪夷曠瀧涿可牧
可漁其人安於土不遷於物倥侗顛蒙故隸
於洪而無南昌之凜豐城之懦儉約有恥故
隣於饒而無浮梁之侈樂平之狡抑畏矜禮
故介於樵而無樂安之獷臨川之嘑噩然藏
王道於數百里內雖謂縣之人盡賢可也又
得梅魏羣英清修約行之倡故獻彰哲臚前
後若水火不絕濟濟然與世張且楛棧布光
龍於鼉乘雖兼摠江東西士未之或多則是

縣獨有賢之名也固宜今時吾復聞有湯君
者謙約節儉其羣援孟貞曜生號之曰慎齋
慎齋之脩曰居口于圖史庶幾寡尤居身於
規方庶幾寡悔居心於淡泊庶幾寡欲慎哉
德哉德哉慎哉祇乃士吾孚其與道謀也管
仲尼不得中行而思狂者狂與慎有間矣故
刪詩以惴惴小心爲小雅君子小心翼翼爲
大雅君子不有取於慎哉今夫塗之人雍容
衣冠而守遺金焉吾必執而拜之曰是蓋爲

伯夷也大雅不作而慎齋者豈不能小雅君子乎小雅且廢將不得與列梅魏羣賢乎論語序次逸民梅魏之徒能仲尼之遭必不爲少連夷逸之下且聞之慎齋邁過迪彞德孝不衰鬼享友怛至燠休兄之遺孤必有植懼其忠之不立也使其子舉於有司以待役愛欲其博方巾深衣入偃室便便論民隱誠允底嘉休益徵其脩豈徒號之哉蓋禫乎其瀆不渝其貞玩乎其華必食其實梅魏包羅之並生必將數臂仍之不暇齒伯仲矣是進賢者雖不居文王孔子而士俗之媿仁賢之風固足以興豪傑哉慎齋子曰霖者以詩三百爲吾兒師師言匠履必曰吾不欲違吾翁吾故得敘翁慎之所以

山海會氣圖序

維茲冬者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石淙楊公七十壽期後進之士遠者近者出者處者凡

知慕向公者嘗謂見公者獲侍後于公者及公所接引者莫不祝公壽公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後進之士哉芬則已卯南竄時爲公所接引者因與友人夏君于中萬君女信陳君惟濬亦謀以言語文字爲公壽三君曰公之處當山海之會其氣之盛古未有能當之者公之壽當何如芬曰不然公之壽尚有所待惟山海之氣有莫之爲者蓋公自神童舉秀才入翰林讀中秘書聲稱已蔚然矣旣而登

甲科爲從臣道日益弘閱天下之事日益廣其樂善好士休休焉蓋優爲歐陽文忠公之爲者出典陝西學政則一變時文萎蕪之習而西北之人材遂盛至今士駸駸然古學以就實用蓋有不爲安定胡先生蘇湖之教者及總外臺制西北三邊所積聚簡除深爲攻守恢復之計雖厄於時不竟施設然疆場恃以有備者且十餘年今觀制府三疏蓋頡頏乎文正范公橫山之議西夏所爲經略者晚

進宰輔以救權奸壞亂之後黜幽陟明忘身
狗道蓋有溫國文正公元祐之績而從容暇
豫不激不迫如冬之復春人莫窺其朕卒以
定治無復熙豐之擾擾疑於元祐之績有過
之者所以然者公之才識不啻著龜固足以
定天下之亶亶者然不自用而惟以用人爲
功其深見乎大學無他技之旨視政事堂變
法之論果於自賢爲何如此天下後進之士
有道德經世之志者所願公之壽也書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天欲昌我
皇明之治非錫公以遐齡永筭使具典刑則豈
徒後進之士昧所矜式而國有大謀慮大制
作當宁黃髮之詢時亦能幾人哉由是言
之公之壽尚有所待信乎雖山海之氣有莫
之爲者三君曰斯言宜以質諸公芬遂書之
爲序

壽杜君仕大六十序

稱壽之禮其自古歟觀邠風言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初疑爲田野之俗至大雅言酌以大
斗以祈黃耇魯頌言飲此旨酒永錫難老則
王公國君卿大夫亦莫不然然則稱觴爲壽
而或詩歌以侑之其有自哉唐之詩盛矣其
文集之傳亦惟以唐之昌黎爲稱首未見有
詩文及於壽者至宋乃徃徃見之而我朝
士大夫家則尤爲崇重子弟之壽其父兄鄉
里之壽其耆老與夫姻婭甥舅之際凡欲致
祝願而申愛敬之情者莫不於詩文焉發之

蓋彬彬然幾於風雅頌之所傳矣然則人文
之盛其在今日哉愚嘗求其故矣周家養老
之禮兼四代而極備上行下效真所謂鰥寡
廢疾者有養也漢唐以來則未之聞宋人雖
不行養老之禮而諸儒之論輒及之况洛下
耆英之會則又士大夫爲之倡哉我朝列
聖之仁雖不以養老爲名而鄉飲酒禮之嚴
則已默寓其意矣是以由縉紳以達諸草芥
之士莫不知夫愛敬夫長老而祝願其壽者

豈非養老之遺意歟苟由此而克之則王道之端可見矣豐城杜仕大仕爲順昌典史嘉靖癸未歸休適六十壽辰也厥配蔣實與同甲申其姻進士陸君文瑞及鄉里之謁選于京者咸欲有以壽之而索文于予予亦舊識君也顧其心事樂易持守端介爲宦家子弟之良而見重於縉紳久矣况今垂老則其克養又當何如哉宜夫人之愛敬之而欲祝願其壽也於是乎序

顧行人壽親七十序

同年顧舟卿以大行人奉使趙國來告余曰濟之遠遠父母三年矣茲將命于趙可遂歸于吳一省謁也維九月癸卯十二日適吾父七十令辰吾母年六十有七其辰亦不遠在十月辛未十三日喜獲承歡稱壽願假一言侑觴可乎予曰以翁之賢教其子使並登甲科濟兄溱同中予謏蕪之辭烏足獻哉是在舟卿而已夫子莫不喜其親之壽也然傳

稱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其所以壽其親而可喜者不在是耶子有使事也我聞之使臣之詩惟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子今獲將父母矣王事靡盬之念亦常往來於胸中耶則不徒一觴足以壽若翁嫗而俾之垂千歲無疆者必於是乎在也舟卿曰古之道不可行於今猶今之法不可施於古古行人之將命也以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貧厄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以諏謀度詢而每不及故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今之法則不然以是

命出以是

命入固不得出常格以遂事也予曰子亦安於俗而未之思耳使於趙歸於吳又非便道也

非出常格以遂事哉然此一人之私也

天子猶聽之苟出常格以舉古行人之職固天下之公也人孰得而嫉之哉以子之才識爲是而必果焉則貽親之令名無窮所以爲壽者至矣舟卿曰願以告吾父遂書爲序

壽林裕陳翁八十序

惟今茲仲春吉月柝林林裕陳翁屆眉壽八十翁之孫蘭芷實先來曰吾祖早教吾父仕爲罷牧不幸不致大用又教吾兄弟覲有成

罔極之德無所以報今茲仲春吉月實惟壽辰笑且八十吾兄弟將稱觴致祝惟執事以世姻其惠我良言以爲壽哉予以王元之爲壽域碑文與李長源論君相造命之意則壽人者大君宰相之事也予或良于言亦何爲哉顧二公之論蓋有未盡然者試爲子言之
管黃帝之世人有一二百歲者當時君相固盛矣疑其間亦未必無夭歿者不然何黃帝紀獨書人無夭札耶又若青城山有老人村

其人率百二三十歲歷五胡陳隋之際猶然
 當時君相可知已豈其地使然邪然自五季
 迄今無復有壽考此又何也大抵壽夭有命
 焉大君宰相之仁者徒能生之而不傷耳惟
 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足以
 教也高年眉壽斷非淺薄之夫所能享然亦
 有仁而不壽壽而不德若世所傳顏蹠豈非
 命哉故雅頌多祝壽之詩或曰萬年或曰千
 歲皆非為空言也必以其徵言之若曰黃髮

若曰黃耆若曰台背若曰兒齒此非賦形受
 性得于命者固然也哉翁之言訕而行詳心
 和而迹夷其所以享無疆之壽者蓋有合於
 孔子之教不必如雅頌之所徵矣予其書此
 以俟

壽承德郎判府懷南胡公序

胡君舜居為給事中于茲三年恒以去違乎
 親情快快不置今八月以

上命冊封楚藩諸王情欣欣然來告予曰某得

一見吾親矣願子相一言以爲壽吾之先祖
爲宋忠簡公銓家君懷南先生則銓之十一
世孫也初聚族越新昌先大父爲贅壻于嘉
興呂文懿氏遂家秀水今亦四世矣是行也
道必出嘉興得便歸焉願子相一言以爲吾
父壽夫芬非知言者舜居固屬之豈非以同
年之誼且悉先生之道耶聞之先生以經術
判潯郡民懷如母其於士也教化啟迪之去
夷鄙成華習歲大比足應鄉有司之舉與夫
他郡州爭雄長是有功於其地將尸而祝之
俎豆迄今之不廢也及舜居登進士第則卽
日乞休雖悠然泉石而名教行義以風勵後
生者每加意焉

今上卽位若爲彰善進階承德郎是又足稱鄉
先生矣視簪之都高官位通顯而或自爲祠
石表山沉淵以計垂遠與夫爲公卿富貴之
極不戒足辱徒以時幾倚伏將求脫禍不得
已而去之且哆然曰耆英者其聲實爲何如

然則先生持此以往亦可以千百矣况舜居
奉使以周還于

天子之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駸駸乎匹休納
言喉舌于虞周之盛則所謂善繼述嗣徽音
者殆越宇宙而益顯不徒所謂千百年也予
之言何能爲哉茲十有一月丙子先生之年
且六十有九舜居期於是日到家庭稱觴以
慶之芬以爲此年數也不足爲先生慶惟愛
舜居爲

天子親吏朝黃扉暮青瑣人方以爲逸乃快快
然以去違爲憂及爲

天子命使舟風濤車雲壑人方以爲勞乃欣欣
然以便歸爲喜是嗜欲不能爲天機之淺深
蓋足以驗先生之澤也然則爲先生壽者不
在舜居乎哉不在舜居乎哉

胡復之司訓晉江序

今之自豪傑者每多科目非榮於科目也以
爲致君澤民之術有所於施不然則雖有慷

慨之志磊落之才賈陸之經濟程朱之議論亦終焉而已是科目信有益於豪傑也吾友胡復之亦素自豪傑其慷慨足以集忠義其磊落足以一夷險其時務足以通賈陸之經濟其問學足以暢程朱之議論乃十舉不得一第今卒以貢之天官領教職爲此耿耿則科目亦有負於豪傑也雖然吾爲復之解焉君今得施其教晉江也晉江有振古豪傑非吾師蔡虛齋乎虛齋固早奮科目而致君澤

民之術亦未盡見於時則或謂夫非豪傑亦可也然天下士爲虛齋之學者無異議志虛齋之行者無他岐蓋其所自到者氣以配其志非徒慷慨之懷也學以充其才非徒磊落之具也明王伯之大略非徒爲賈陸一時之經濟也析孔孟之微義非徒聞程朱平日之議論也故雖功烈未竟吾必謂之振古豪傑也夫然復知豪傑之士亦有不待於科目而自顯者矣苟學足於文詞而不知有道存焉

志足於一第而不知所以自遺於百世憲憲
泄泄徒榮祿於時焉則上焉賊其君下焉病
其民謂之負科目可矣尚可藉以自豪傑哉
晉江有虛齋之澤而復之得以繼其教吾見
事半而功倍也復之惟不以困於科目而自
隳則所以風晉江之豪傑者余竊正之

程翁八十壽序

歲庚辰秋司徒胡君惟學奉
勅督糧儲于閩時內有

乾清營建之費外有

巡狩征伐之費國用將匱上下皇皇故所

勅比他皆尤嚴也若然胡君豈又暇於文字哉
乃一日過予曰予婚姻有程翁者今冬屆眉
壽八十凡婚姻皆屬文以薦觴予將

命于此又皇皇也奚能爲情哉且以八十之年
計之則歷正統景泰天順搶攘之日又歷成
化弘治全盛之日迄今正德享太平休嘉之
福亦十有五年而翁復雅記兼得於其族子

故太史克勤先生道歷

朝事能詳予恨不得舉觴其日則問其管在捨
攘之日而中外所以措置者何如其勢寔急
於今日也今日顧皇皇不得如管之優優何
耶又問其管在全盛之日民間亦屢見漢文
免租之詔耶征歛之有藝費出之有經何管
之豐而今日耗邪是或世故使然邪則吾輩
之皇皇未已也若以爲可計者之責則優優
乎一夕安枕尚可覲也君能爲我屬此意以

論之邪予雖拙于世故然聿胡君之言不能
無所感又聿程翁治生而不急其利教子而
不拂其性不歎歷年之長閱世之久也遂爲
之序翁名駿字萬里世家歙之臨河

壽都御史來軒周公六十序

仲冬之初庠友艾禹弼來曰明年嘉靖二年
爲歲癸未乃正月元日爲鐸姊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來軒周公六十壽辰鐸將使人稱
觴都下願偕一言以壽予生雖晚辱公以乃

姪同舉于鄉恒拳拳接引能無言乎顧公之
壽繫國家社稷之壽難言也公之入仕三十
年與公同時或後公時而位孤卿者衆矣公
勤勞於外兩川閩楚滇之南山之西足跡殆
遍天下而位僅方伯則公之爲人可知矣今
皇帝卽位公卿輔弼悉起用耆德重望之臣以
祈天永命而公始進中臺爲卿則國家社稷
之壽天下故屬望於公也公其心乎壽社稷
耶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所謂法司也

皇帝雖命公撫視畿輔以勤王人總理邊關以
威貊狄然每歲終得入朝議事則社稷至計
公實與也矧惟辟惟宥事在法司者今刑部
得見素林公豈有不得其平者哉然中臺又
有糾劾之責

祖宗之托莫重焉者公亦思濟中興肅百僚副
上下之望如景泰中吉之義公恒約束諸道以
論時事乎將雍容謹厚而聽鄉原之風日長
乎必母曰此矯激也必母曰此立異也必母

曰彼有公論也必毋曰彼當自敗也又必毋
曰亦世也亦數也則今日

君臣之遭所謂祈天永命者周成王召康公不
得專美矣

國家社稷之壽無疆而公亦千萬年稱社稷臣
也六十年足踰公之壽哉惜哉公之心足以
壽

社稷予之言不足以壽公也禹弼曰茲言豈徒
足壽公哉

望思樓詩序

樓名望思變其初也然則曷有詩美志也曷
美焉志不忘親所可美也志不忘親曰變其
初何也王氏之有樓不自克明始惟先君子
貿遷之勤貨殖之滋江漢淮海之遊倦以爲
風物之勝句曲之陽亦足已矣飽集良材召
羣工曰惟爾梓氏匹氏攻木者惟爾陶旄氏
搏埴者惟爾畫氏設色者必以高曾之巧以
觀我樓我以游焉我以息焉則惟於是乎登

眺則樓之初以求樂也克明以父且沒我則
昆季亦惟於是乎登眺憶先君子志不其然
我或以游我或以息則句曲風物眺無見也
惟我父之斷丘荒壠則在我望惟我父之志
意笑語則在我思望之思之惟我子孫弗替
引之是克明用追先君之孝者故曰變其初
也曰管者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克
明亦不忍游息於斯樓耶曰非也曰然則詩
曷美其志不忘親也曰克明先君子游息乎

斯樓以登眺者樂也克明游息乎斯樓以望
思者哀也哀樂異也管者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紂或囚拘曰我惟敬愠罔庸
恤文王卒武王興今年觀兵東郊明年觀兵
盟津曰尋干戈遂矢牧野方是時也紂焚則
已必縣其頭數其過屋其社無復臣主之義
不知者必曰武王非聖人詒文王之憂矣故
仲尼懼爲中庸之論釋之曰何謂也曰無憂
者其惟文王乎武王其達孝乎善繼人之志

也克明亦游息登眺豈其善繼也哉故曰美志也孝子憂父之憂不樂父之樂所以長世克明之志必不匱也詩曰孝子不匱曷序焉曰小序以明詩指大序以明詩義然則曷明焉曰明義

桃溪詩引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

宋之子予嘗讀此詩曰此大賢之詩也疾考槃之固而不敢爲簡兮之慢處蒹葭之地而不見杖杜之懷者也序者曰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蓋徒味其詞之淡而不覺其意之遠也觀其多致可以之辭豈欲果於忘世者耶四致豈必之詞則亦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之志豈憤世嫉邪而長往者耶惟不敢苟進以失我之權度則意在言表非善詩者烏足以驟窺耶吾同年秋官員外郎陳君德

章嘗與吾言其母舅鄧君南傑之行見稱于鄉嘗割股以愈其母之疾鄉人益信之至旱暵雨潦或踰時至害稼則衆卽推之以禱祠于鄉社雨暘亦輒奇應僭遊藝場屋卒不獲一第不見稱于邦國耳然有小善不可掩者則其托焉以濟世者也自貴溪抵信地凡六合郵傳一十有八君不憚煩沿途種桃數萬株以芘行者以啖饑者且惠守者俾培壅灌溉期以不廢此豈有求於世也哉人以是稱

之桃溪先生幸執事摘幽抉微爲某惠一言也予以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之稱先生者良以此歟宜夫德章爲之章之而諸珠玉爲之發也使先生無求於世而遂忘之則亦何貴於德哉固僭書此以爲諸珠玉之引

林南澗先生譜序

閩之族惟諸林爲盛而譜志亦惟林之世爲最遠大都祖昭遠而族九牧然世甲乙各奠昭穆或不辨矣豈善譜哉大都憲南澗先生

之譜則不然其圖斷自廿二府君迄今九世
蓋始於所知詳於所親繫世以奠昭穆以辨
而庶姓可屬也非善譜哉然先生不自善也
謂中艱兵燹遷徙散逸今吾母弟又聚族於
陝陝與閩相望萬里惟紀實庶可傳噫是志
乎收族也已禮貴於收族收族所以尊吾祖
也豈徒取其世哉管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
宜始伯禽也而始隱公何邪曰平王遷周道
失隱公魯賢君也假魯史以明王法東周之

聖在也曰非也夷王降汾王流幽王殺周道
失久矣獨平王哉隱之立也諸大夫也命不
受於王也王喪告而不知吊與服賻而待其
求也是王法之所當誅也東周何聖哉曰然
則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是歟曰非也五
霸在僖文之世豈其所記始邪蓋孔子之作
春秋也雖曰史不可信者聖人肯筆之邪公
羊子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
故昭定哀已與父時事所見者也文宣成襄

王父時事所聞者也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
時事所傳聞者也苟無所傳聞則不可信而
難以訓矣此春秋託始之義也夫家之譜猶
國之史也然則先生之譜斷自廿二府君豈
有別於九牧之派而異於昭遠之源哉亦以
宦轍南北傳聞止於是耳芬至閩得從先生
觀焉以爲是善譜也

龔坊龔氏譜序

譜之義廣矣大矣彝倫於是乎敘也禮義於
是乎立也惟不信則不善不善則不傳故君
子之爲譜也別庶姓以示其信尊祖考以示
其善祖考尊則禮義可以立矣庶姓別則彝
倫可以敘矣若龔氏之譜者庶幾其可傳與
按譜以鼎爲始祖鼎以宋祖受命之年避契
丹寇自汝陽南遷九江顧中原之亂未已乾
德丙寅復遷吉水之白沙子孫蕃茂遂姓其
地十世孫應炎以進士爲開化簿慮世遠而
族疏命其姪文英作譜則鼎之父勝武勝武

之父遂雲仕唐昭宗爲光祿卿系譜未遠乃
不祖焉而斷自鼎何也所以尊祖考也鼎爲
勝武庶子其嫡子哲同南居新淦牛陂固承
光祿大宗矣待之以大宗莫尊焉者敬以隆
孝以廣禮義不於是乎立邪自鼎而下族屬
離析爲小蓋爲大坳爲河口爲烏村略不系
焉而惟龔坊之詳何也別庶姓也宗法曰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詳龔坊則
於河南之龔爲小宗而於江西之龔固爲大

宗矣親疏以定昭穆以明彝倫不於是乎敘
邪或曰祖鼎而別於光祿則敬隆矣而孝未
廣也且夫諸侯大夫之別子安得用宗法邪
曰非也譜與宗法相表裏也宗法與祭法相
表裏祭法有遷廟祧主又曰公廟之立于私
家非禮也皆以明宗法也雖欲遠及豈可得
耶若謂士庶人不得用宗法則大宰所謂宗
以族得民與小史所謂掌邦國之志奠系世
辨昭穆果何用邪噫若茲譜者庶幾其可傳

林溪外集 卷之四
矣雖然非有孝子慈孫世緝脩之則可傳亦
不可恃也龔氏自文英作之五世而濟道以
道脩之又三世而英亮英襄英才脩之况在
元有醫學提領明吉在國朝有太醫院判厚
宗又皆所謂亢宗之子於茲譜不有恃邪迄
今正德庚辰安溪令栗夫仕優而復脩之將
壽於梓使吏來請序夫安溪體裕而用博所
就未可量也譜之所恃而傳者又不在於是
邪

槎溪何氏重脩族譜序

譜者從宗以收族者也苟合之而不知其疏
離之而不知其親則譜與役書等也烏足以
表仁人孝子之心哉故君子之爲譜也必合
之而知其所疏離之而知其所親其疏也非
強疏之也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本雖一
而末之分自殊也况先王爲之宗法爲之服
制以禮而割斷哉其親也非強親之也五行
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末之殊者推其本未嘗

不一也况先王爲之系姓爲之合食以恩而
聯綴哉夫如是則故家鉅族之譜求其善者
鮮矣予調官於閩有何君毓祥者以鄉里相
往來一日再拜請曰祥將家于閩念祖宗氏
族之遠也因重脩家譜以奠系世願一言表
之使祥世世有考哉予矜之爲詳按其譜自
唐永清江令瑁居彭澤則譜之所始猶大宗
也五世有名萬夫者自彭澤分居水南六世
有名思恭者自彭澤分居槎溪則祥之始祖

也何離而爲三矣八世有名性亮者自槎分
居蛟湖有名性敏者自槎溪分居雙塘而名
文德者亦自水南分居上陽何離而爲六矣
自一而三自三而六勢若離也然其本於彭
澤則昭穆秩乎其未紊不可以知其所親耶
雖以彭澤一本之分然居槎溪者祖思恭居
水南者祖萬夫居蛟湖者祖性亮居雙塘者
祖性敏居上陽者祖文德其勢自有不能以
強合者不可以知其所疏耶噫斯譜亦可謂

善矣使毓祥而果家於閩則有十一世而別
之閩有何也其從宗者非毓祥乎雖然此以
譜言也其所以從宗而收族者則善譜也

外集卷之四 終

